

第三十八章 暮色中的秘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當範閑說完這段話後，北齊小皇帝並沒有聯想到傳說中的瞎子大師，更沒有因為這段話，而開始反省這兩年間，因為南慶的強大壓力他犯下的一個個錯誤，而隻是很震驚地望著範閑，下意識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額頭，眼中的怒意漸蘊漸深，最後終於壓製不住，用低沉的聲音咆哮說道：“你...竟然敢打朕！”

範閑當然敢打，他既然敢綁架一位皇帝，更何況是打幾下。小皇帝自己也清楚這點，他隻是無法接受，範閑竟然用爆栗來敲自己的額頭，這種打法不是你死我活間的爭鬥，在他看來，是帶有一種明顯屈辱味道的打擊。

範閑卻是理也不理他的憤怒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這幾年裏，你與我之間配合的算是不錯，我範閑自問對你北齊也帶去了不少好處，但你時時刻刻想著我死，是不是有些過分？”

小皇帝此時依然被疼痛和屈辱折磨著，不敢置信地望著範閑，似乎不清楚這世上從哪裏蹦出來了這麼個怪胎，居然對於皇帝這種工作人員一點敬畏心也沒有。

範閑見他像頭小獅子一樣咬著牙，反而樂了，聳肩說道：“我隻是點出你所犯的大錯誤。”

他忽然閉著眼睛，思忖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你原來給我留下的印象。是一位極有城府地君主，但是最近兩年的表現，卻顯得太過急功近利了些...世界如此美妙。你卻如此暴躁，這樣不好。不好。”

北齊小皇帝知道形勢比人強。此時自己落入對方之手。加上劍廬中那位一直沒有露麵的大宗師暗中傾向。隻怕廬外地臣子們根本無法進入劍廬來救自己，隻好強行壓抑住心頭的怒氣。寒聲說道：“朕之行事。何需向你解釋？”

“你可以不用向任何人解釋，但你需要向我解釋。”範閑雙眼一眯。寒光頓現，“我給過你太多地好處。就算是投資。你也得向我這個股東報告一下，而不是想著把這個股東殺死。”

兩個人之間地談判又回到了最初地地方。北齊小皇帝沉默許久之後，緩緩說道：“朕必須承認。前幾年中。你助朕不少。然而...”

“然而如何？”

“然而你畢竟是慶帝地私生子。”小皇帝自嘲一笑，習慣性地站起身子來。將雙手負在身後。這個動作若是往常，一定是瀟灑無比。帝氣十足。然而今天他被震蕩暈眩在前。腳踝扭傷在後，哪裏站得穩，哎喲一聲就倒了下來。

範閑一伸手將他撈回**，靜靜地看著他。

小皇帝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“你是慶人。還是慶帝的私生子。姑且不論朕是否相信你有履行當年協議地誠意，便是母後和朝中地大臣。都斷不可能將這虛無縹渺的希望。寄托在南慶一代權臣身上。”

他閉上雙眼，緩緩說道：“你不是我齊人。不知道苦荷國師死後，這幾年大齊君民地日子是怎樣過的。南慶枕戈待旦，隨時可能出兵入侵。朕雖籌謀日久，但終究時日尚短，國力難撐連綿數年地大戰...在這等情況下。任何過往情份和承諾都是虛地，朕必須把希望放在自己的子民身上。甚至是東夷城身上，也不可能放在你身上。”

範閑靜靜聽著，知道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。不要說北齊小皇帝，就算是海棠。甚至是陳萍萍和父親大人，都不可能認為自己會真的幫助北齊來對抗南慶。

如果要當賣國賊，總要有些好處才是，範閑如今已是南慶一人之下。萬人之上地人物，他如果出賣南慶利益，難道是想讓北齊皇帝把龍椅讓給自己坐？

他自嘲一笑。心想天下人都不會相信這一點，更何況是北齊地君民。隻是他也確實從來沒有想過出賣南慶地利益，去滿足北齊立國的要求，他隻是盡量地想讓可能地血戰到底和血流成河變得和緩一些。

當然，正如李弘成在定州大將軍府內批評的一樣，這是一個很幼稚，很荒謬地想法，而且，從某種角度上來說，基本上是...不可能地。

由此看來，北齊方麵想要殺死範閑這位南慶權臣，從而把東夷城綁上自家地戰車，也成了理所當然之事。

至於那位傳說中的瞎子大師？北齊小皇帝不是不知道這個人，隻是這個人的行蹤太過神秘，就算他真是一位站在範閑背後的大宗師，但對北齊的威脅，卻遠不如強大地慶帝和強大地慶軍來的真切。

看著範閑陷入了思考之中，北齊皇帝沒有去打擾他，而也是閉上了眼睛，開始思考自己地處境以及接下來可能發生地事情。

一位是北方之君，一位是南方之臣，就這樣對處靜室之中，各有心思，竟是不知時光如水流過，不知不覺間，廬外暮日如血，照耀在了劍坑之上，照得那些古舊的殘劍，枝枝如染著千秋之血，被海風雨水衝洗再久，也無法洗淨。

範閑站起身來，走到窗邊看著那個大坑沉默不語，他知道這坑中地無數柄劍代表著什麼，這代表著四顧劍凌然世間的劍法與實力，代表著劍廬在天下萬民心中地地位，代表著無數劍客的死亡與那一段段令人熱血沸騰地傳奇。

任何一種聲名或是地位的穩固存續，其實都需要劍與血的洗禮。

而在這個世界上，怎樣才能給後來者一個更好地將來，是不是也需要一次由南至北的血火洗禮，範閑沒有任何辯別和判斷能力。即便他曾經與言冰雲討論過，與李弘成爭執過。他依然沒有能力判斷，天下地分與合，究竟哪種會更有好處。長痛？短痛？謝謝。那是史學家地問題，不是生於當世的生物們需要考慮的問題。生物們隻需要考慮當下便好。這是生物自私地本能。

範閑毫無疑問是個自私地人。他死後哪怕洪水滔天。他隻求自己活著地時候，這個世界像是自己喜歡地世界。有花有樹有草有蟲有鳥有人有詩

酒有金。無痛無災無血...

如今他深深將自己看成慶人，而不是最開始地國際主義戰士，但很可歎的是。他成長成為了一名和平主義者，他希望自己存活的時候，自己子女存活地時候。蜘蛛俠或加藤鷹地那個著名手勢可以一直舉著。

監察院的自幼培養與這麼多年生死間的跳躍生活，卻讓範閑成長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。這看上去顯得如此荒謬，如此不可思議。卻也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了，當一個人躺於病床之上等待死亡之時，所產生出來地執念，可以影響他一輩子。甚至是兩輩子。

知道死亡的可怕。才知道應該珍惜生命。

...

“我知道你連接犯錯的原因。”範閑沒有回頭。緩緩說道：“我大慶給你地壓力太大。陛下這幾年雖然一直沒有大舉征兵，但是一步一步棋落下去，都是在為日後的大戰做準備。陛下走地是堂堂正正之路，他已經消除了大宗師的存在。自然不屑用自己大宗師地實力去擾亂天下。”

“他有足夠的信心，堂堂正正地征服你們。”範閑忽然覺得舍外的暮日有些刺眼，閉上眼睛說道：“其實我很了解陛下這個人。二十幾年前北伐未競全功，對他而言是個難以接受的挫折。對他而言，大宗師這種怪物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於世間，哪怕他後來自己也成為了一位大宗師。”

“他有自己地頭腦與謀略。他憑借這些就足以征服一切。他對於個人武力有發自內心深處地鄙夷與不屑...然而他卻不得不先把大宗師們清掃幹淨，才能把這種不屑釋放到極點。”

範閑自嘲地笑了笑：“我想苦荷臨死之前，也看清楚了我那位皇帝老子地執念，所以才會慢慢地在西涼和我朝中布下棋子，想和陛下最後一盤大棋...隻是他忘了。他畢竟已經死了，不可能知道死後發生地所有細節，而且他所寄於希望的海棠以及你。都各自犯下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。”

小皇帝一直沉默地聽著範閑的分析，聽到此時，開口問道：“什麼錯誤？”

“你們低估了我地憤怒。”範閑轉過身來，看著小皇帝一字一句說：“我敢向你打保票，苦荷臨死前的兩步棋，都是準備最後落在我的身上，而你卻兩次試圖殺我，不論你成不成功，苦荷如果知道了你地行為，一定會在墳裏氣的再死一次。”

“落在你的身上？”小皇帝的眼瞳微縮，在心裏品咂著苦荷叔祖臨死前地交代，臉色漸漸變得凝重起來，卻還是沒有想明白，為什麼要將北齊存亡的希望寄托在範閑的身上，難道他不是慶帝的私生子？難道範閑真的是一位大聖人？

不，世間最後一位聖人早在慶曆五年地時候便死了，範閑隻是一個尋常人。

範閑冷笑一聲：“當然，苦荷的盤算極好，他把我的心揪地實實在在，但他至死也猜不到一點，我會不會按他所臆想的路子走下去。”

這句話裏指的事情太過隱秘，北齊小皇帝更是聽不清楚。

“我會自己想法子控制這一切，如果控制不了，我大可輕身而走。”範閑從窗外的暮色中走了出來，離小皇帝的身體越來越近，聲音微沉說道：“而陛下您...最好能夠多聽聽我的話。”

“朕為什麼要聽你的話。”不知為何，小皇帝忽然感到了一絲寒意。

範閑看著他說道：“因為你犯的錯誤太多，這幾年裏北齊的朝政雖然被你打理的極好，我本來以為曆史上又出現了了不起的武周，但是終究發現，女人...還是太過易怒，太過心軟，支撐不起什麼。”

此言一出，小皇帝麵色劇變，卻又是馬上回伏了尋常模樣，眯眼說道：“小範大人說的話越來越玄妙了。”

“先前你要殺我，如果不考慮司理理的死活，讓太監將她騙出房去，而是用狼桃直接發動攻勢，說不定這個時候我已經死了。”範閑站在他的身前，臉色平靜地抬著他的下巴，說道：“婦人之仁，在那一刻展現的一覽無遺，你讓我如此失望，我又怎麼敢繼續與你做買賣？”

小皇帝的眼睛眯的越來厲害，眯成了兩道彎月亮，似乎想用眼簾的縫隙把範閑看的更扁一些，這才好平伏自己心頭無限的恐懼與掙紮。

這是他與北齊太後死死保持了二十年的秘密，為了這個秘密，北齊朝廷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付出了多大的代價，然而此時此刻，卻被一位南慶人淡淡地說了出來。

“我今天的目的是入劍廬見四顧劍，但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想與陛下你私底下進行一次談話。”範閑看著他說道：“我要告訴你，如果你還想當北齊的皇帝，從今以後，就不要再試圖暗中對付我，相反，你要配合我，聽清楚了嗎？”

小皇帝牽動唇角，朗聲大笑了起來：“好你個範閑，居然想威脅朕？你大可一刀把朕殺了，看朕這戰家子孫會不會皺眉頭。”

“您的心誌實在令人佩服。”範閑眼中帶笑看著他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殺自然是不能殺的，我隻是想知道，如果上杉虎、狼桃等一幹北齊重臣，忽然發現他們效忠的皇帝陛下，居然是一個...女人，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？北齊...戰家隻有你一個女兒家了，還有存在的必要嗎？”

小皇帝死死地盯著範閑，到了此時，他終於明白為什麼先前司理理會說，範閑根本不會懼怕自己，反而是自己應該害怕對方，原來是因為對方掌握了自己的命門，那個絕對的命門。

小皇帝沙啞著聲音，冷笑說道：“一代詩仙，果然說話有幾分愚癡之氣。”

當此情形，範閑也不得不佩服對方的冷靜與硬氣。他沉默半晌後，伸出手指一彈，將小皇帝的發髻彈落，黑發如瀑墜於帝王雙肩之上，整個人頓顯柔弱之感，然後靜室之中便傳來嘶的一聲..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